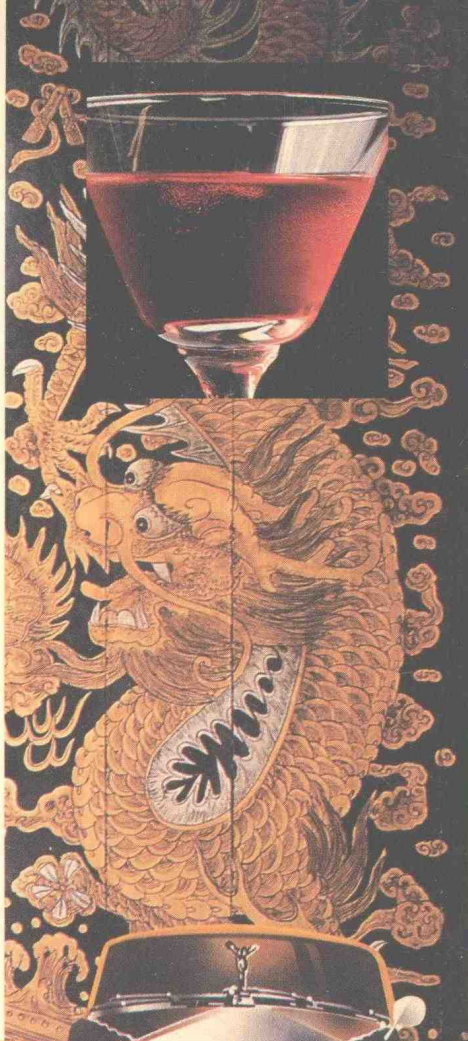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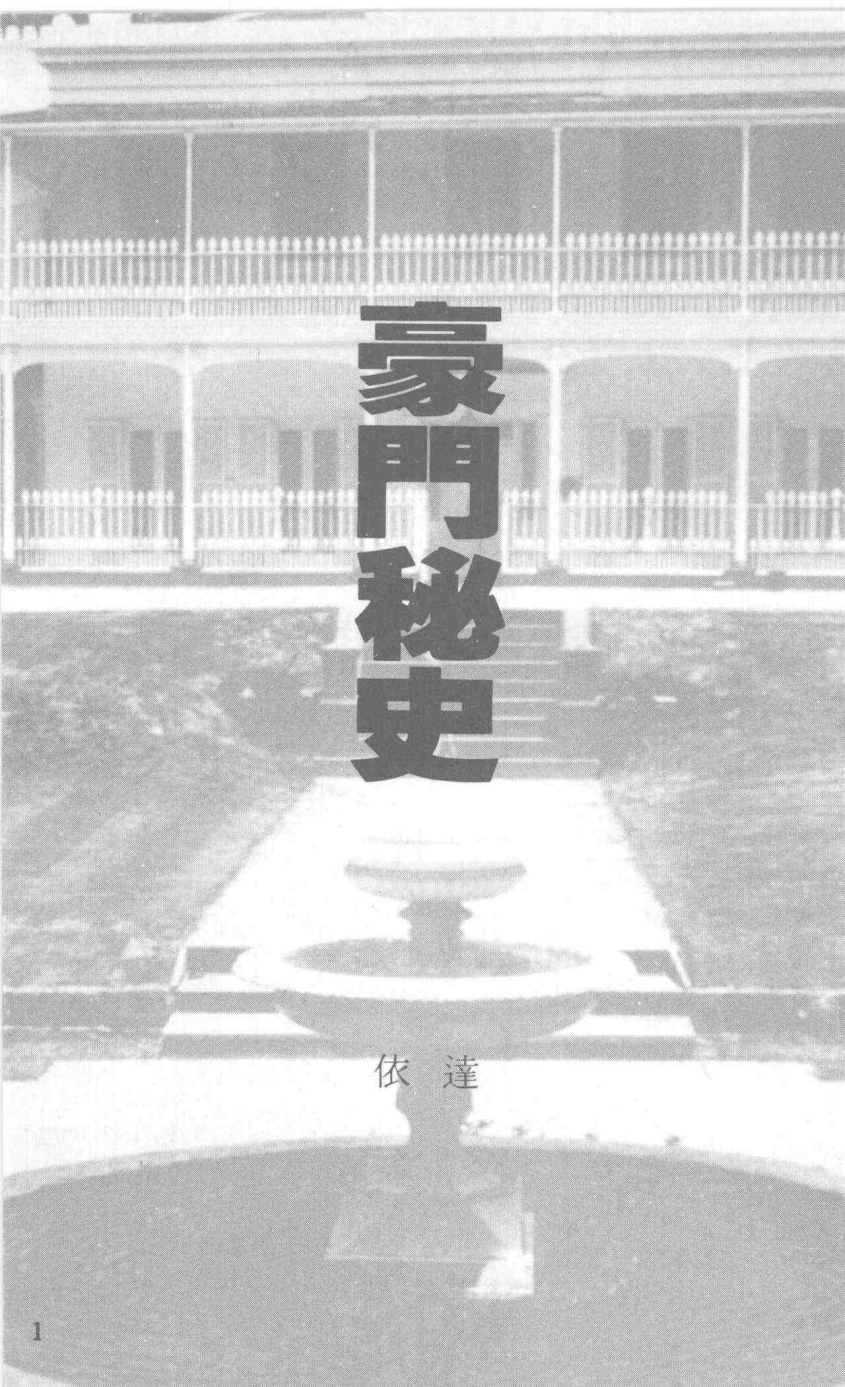


豪門秘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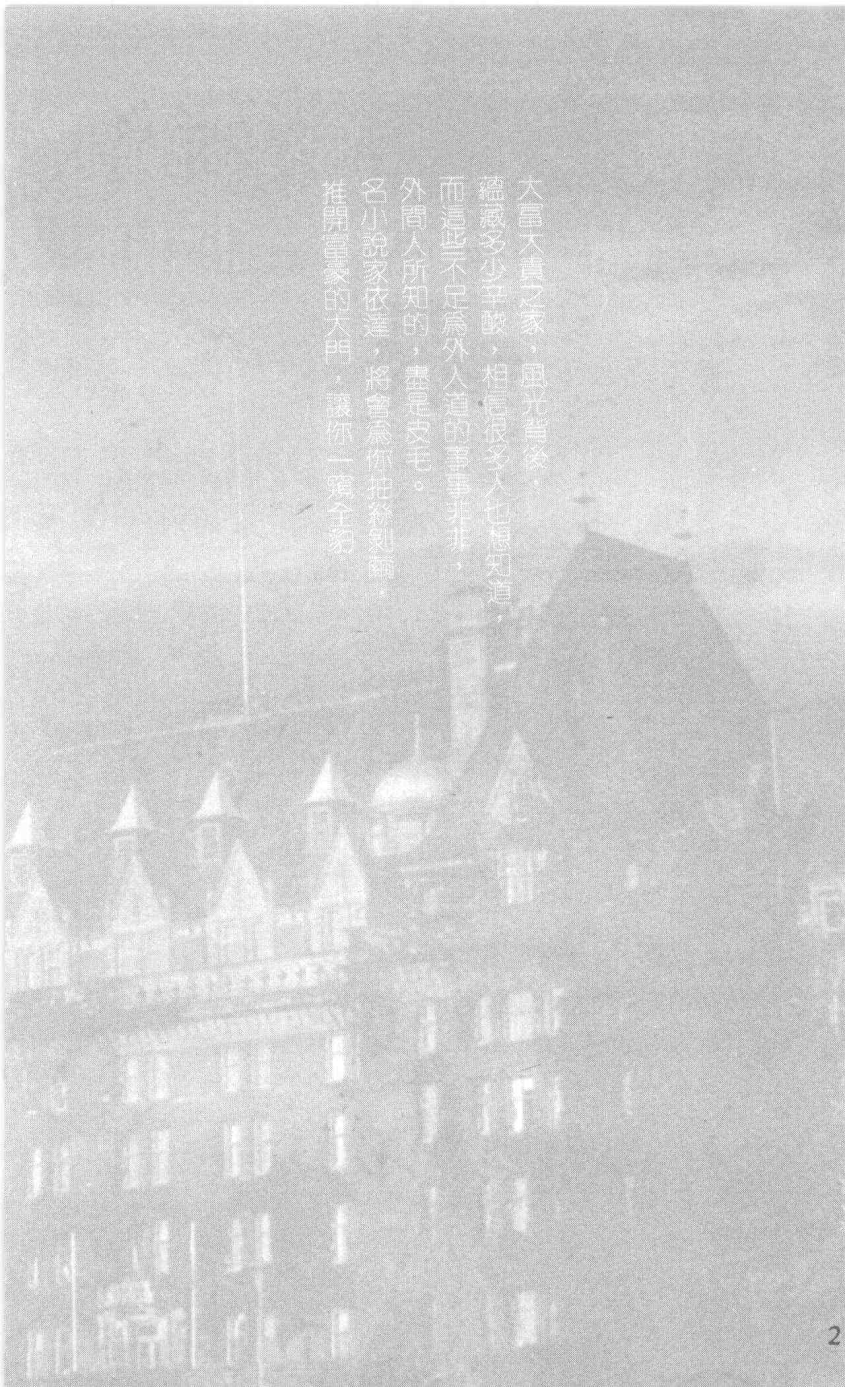
依達著





豪門秘史

依 達



大富大貴之家，風光背後，
蘊藏多少辛酸，相信很多人也想知道，
而這些不足為外人道的事事非非，
外間人所知的，盡是皮毛。
名小說家依蓮，將會為你挖絲剝繭，
推開富豪的大門，讓你一窺全豹。

目錄

第一節 陰謀 115

第二節 狐惑 51

第三節 女之戰 85

第四節 盛衰 111

第五節 阱 111

第一節
陰謀



我要告訴你們一個故事，一個關於豪門的故事。

一個陰謀層出不窮，人性翻覆無常的故事。

我會告訴你們，我如何沁入豪門，有如液體滲入縫隙，有如氣體擠進真空。

我是水、我是氣。我是狐狸、我是狼。我是淑女、我是蕩婦。我是弄權的政治家，也是仗義的豪放女。我是眾人的主謀，我也是救命的恩人。

我是海底隨環境而變形的八爪魚，也是綠林裡隨色素而變色的變色龍。

我是世界上的一切一切。要在豪門立足，必須善變，我等於世界上的一切一切。

我的名字叫尹小玲。

當然，那祇是我進入豪門之前的名字。

遇上那個男人，是個天氣昏暗的下午。從廠房裡出來，工友們都垂頭喪氣。

爲了生意不景，工廠宣佈結束。個個人都發了遣散費，手裡剩着這一點點錢，都爲了未來失業的日子而擔憂，世界好像在這一個昏暗的下午崩塌下來似的。

我跟幾個同廠的姊妹步出廠門，還未穿過馬路，已經有一個男人迎面向我走來。

他披了件灰黑的雨衣，直衝向我而來，把我嚇了一跳。看他一眼，是個中年男人，雙眉

又粗又濃，聲音低沉：

「妳跟我來。妳叫尹小玲，是不是？」

我頓時訝然。這個男人我從未謀過面，他竟直呼我的名字！

「甚麼事？」我屏息。

「妳失業了，妳工作的工廠倒閉了，」他說：「妳拿了幾個月的糧，解決不了問題。妳家裡，父親風濕，母親哮喘，妳這一失業，收入成問題。妳爸和妳娘身上拖着那種病，是捱不住的。」

我簡直目瞪口呆！

這個男人竟能將我一切底子全翻出來，這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！

「你是誰？你爲什麼調查我？」我極力平靜，佯裝鎮定，連聲問。

「妳過來，」他把頭一揮：「到那邊去談幾句。」

我立即止步，也許他看出來我眼中的慌惶，搖搖頭，一笑。

「不用擔心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我做不出甚麼壞事來的。」他說：「況且，我是一個有正當職務的人。」

「有話現在說。」

「不行。」他低聲說：「我給妳一份工作。收入可比現在好得多，而且，大有前途。」

我立即聯想到，他必是那種不正經的男人。拖女孩子入火坑的那種男人。

「我沒有興趣。」我馬上說。

他也許看出我的直覺，迅速說：「我不是找妳去做舞女、酒女，當然，更不是叫妳做妓女。」

「做甚麼？」

「女傭。」

我立即轉身，準備走開。就在這一剎，他猝然在我身後說：

「月薪伍仟元的女傭。」

伍仟元？我以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！這是一個高級女秘書的薪水！

「妳家裡需要錢用。妳爸要看醫生。不然風濕的骨頭，會痛得有如刺針穿心。」他淡淡說：「妳娘哮喘一起，妳要買噴藥噴她的喉嚨。這份工完了，手裡的遣散費，能支持多久？」

他簡直是我肚子裡的蛔蟲！

我迴過身來，莫名其妙地呆望住他。他唇角一笑，把頭一掉。

「到那邊車子去。」他抬頭望天說：「上車子裡談。天色昏暗，好像要下雨了。」

我向他身後一看，祇見橫路上停着一架車子。閃閃亮的車身，光滑如鏡！

我遠遠看見車頭前有個女神好像在飛翔的姿勢，這是一架市面最昂貴的車子！

我一生當然無法有資格坐這種車子，但是我却認識車頭那個女人模型像！這是有錢人的汽車！

訝然地，我一臉看那男人兩眼。

「上車吧。」她說：「在這裡談天不安全。」

一陣涼風吹過，頭頂果然落下幾滴雨點。我望他身後的車子兩眼，又狐疑地看看他。

「妳放心，祇是談談，」他完全能猜透我心事似的，我未作一聲前，他已開口了：「好吧，我把車匙交給妳。放心了吧？我不可能把車子載走妳吧？」

「錚錚」一聲，他已經把他手上的一串鑰匙扔到我手中。

「來吧。」他向車邊走，「我們在車內談五分鐘！五分鐘之後，把車匙還我，妳下車走，我開車走。」

斷命的天！雨點越下越大。

他急走到車子邊，打開車門。

「快點啊！」他向我大叫：「雨來了！」

於是我加思索，跳上車子，坐進車廂。

車廂裡一陣皮革的香氣，這車子內的座椅，大概全是真皮吧？

他把車門掩上，傾盆的大雨已經「嘩啦啦」地下個不停。

我睜大眼牢看住他，光影從車窗的玻璃直透在他臉上，水影在恍惚。

他一刻不停地牢瞪我，好像在入神地觀察某種試驗品一般！

我一生從未經過這樣的遭遇，心中暗驚。他要甚麼？他是甚麼人？他懷着的，是甚麼念頭？

「在廠裡，妳捱不出頭來的。這間廠關了，妳捱另一間，捱來捱去，還是一個女工。」

他跟我說：「妳這麼年輕，要捱好多年，才有機會嫁個老公。嫁甚麼老公？也是個男工，或者是工頭，有甚麼出息？將來大肚子，拖孩子上街市，妳一生完了。」

「先生！你說跟我談五分鐘！」我打斷他的話：「你一直在說甚麼廢話？」

「啲？」他一愣，然後呵呵一笑：「好，好！性格！妳有份量。」

「你在說些甚麼？」

「好，廢話少說。」他於是直截地說：「妳失業了，我介紹妳一份工作，有戶人家在請女傭，我要妳去應徵。」

「我是做工友的，我不做侍婢。」

「這份工作，月薪伍仟。」他將嘴一抿：「妳祇唸過中學，想賺這樣的月薪，除非去做吧女！」

「先生！你是甚麼人？」我驚震。

「妳遲早會知道！」

「你調查我有久了？爲了甚麼？原因何在？」我一聲連一聲，急促地問。

傾盆的大雨落在車頂，發出「嘩啦啦」的聲響，我倒吸一口氣，直覺自己有如在看一部懸疑的偵探電影。

「聽住。」他用低沉雄厚，却十分清晰的聲嚨說：「有一家大戶人家，在請一個女傭，妳明天一早就去，到了那兒，去見那邊的女管家，說是看到英文報上的廣告，這才找上門去的，那個女管家，叫洪小姐。」

「爲什麼……？」

「找到洪小姐，妳一切會順利的，」他簡短地說：「我自會安排一切，妳一定會得到這一份工作。在那兒做上一段短時期，妳自然會明白，我沒有教錯妳。也許有一天——妳會謝我。我是妳救命恩人。」

「我要你告訴我！你是什麼人！你叫什麼！爲什麼要調查我？爲什麼一定要我去應徵這份工作？……」

「五分鐘到了。」他一看手錶：「我不妨礙妳。下車吧。對了，這是地址。」

他一摸厚大衣口袋，交給我一張咭片。

咭片上是用打字機打下的地址，上面沒有名字，也沒有電話。

相信是他特地預早打好的。

「總看得懂這兩個英文字吧？」他挑起眉尖，用中文敘述一次：「豪灣八十八號。」

然後，他看看我，見到我沒有反應，於是問：

「從未聽過這地址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坐的士來，司機一定知道。」他說：「上午來，十點之後，正午之前。好了，不多費

妳的時間了，下車吧。」

我把咭片往袋中一放，打開車門。

車門外是傾盆大雨，他伸手拖住我。

「這裡！把傘擰去。」他自車廂內取出一把雨傘，交到我手內：「明天去的時候，別把

傘擰去。好像妳這樣的女孩子是買不起這種雨傘的。」

我低頭看看手中的雨傘，大概是什麼外國名牌子吧？也許要好幾百元的那種吧？

「雨傘怎麼還你？」我於是問。

「放心好了，我們自有見面的一天。」他淡淡一笑。

當他笑的時候，笑意中含着某一種密謀，這令我不寒而慄！

我跳下車子，撐開雨傘，穿進雨幕中。

我有那種感覺，他的一雙敏銳的目光，正穿過車廂，在雨幕裡向我注視……

我把那張咭片藏在被雨濺濕的外衣袋內，根本沒有再去看它一眼。

我根本不想去見那一份工作，那個男人令我心中懼怕！

晚上，我一句話也沒有多說，吃晚飯時，爸低聲呻吟。天一下雨，他的膝蓋、足踝像有尖針在刺戳。

吃好飯，媽邊收拾碗筷，邊在爸背後向我打眼色。

接着她說：「妳進廚房來，小玲，幫我洗碗。」

我感詫異，媽是從來不需要我幫她洗碗的。我跟隨她繞到屋後的廚房，放下碗碟，她扭

開水龍頭。

在水聲潺潺中，她悄聲問：

「工廠倒閉了，是不是？妳老實說！」

我倒縮一口氣！本來我是打算暫且瞞着，瞞上一、兩星期再說，我不想他們擔心。

「妳不用瞞了。」媽說：「煌叔打過電話來了，他女兒已告訴了他，他告訴我了。」如此一來，瞞也無用。我悄聲問：「爸知道沒有？」

「這種天氣，他風濕痛，我沒敢說。」她低响。

按上水喉，她呆木地靜止好一會。

「拿了多少遣散費？」

「三個月。」

「就靠這兩、三個月找事情吧。」媽開始洗碗：「我在想……反正轉工，不要做工廠了。」

「不做工廠，做什麼？」

「煌叔女兒說去做鐘點女傭，每天做兩三份，每份兩、三個鐘頭，每個月進賬也不錯了。」

「我會另找工作的。找的工，薪水一定要比現在多。」我毅然說：「不會叫您們再捱

苦。」

「開玩笑，說夢話。」媽搖頭嘆氣：「找到份工，不失業已經很好了。」

「我找不到，我自然找不到，」頓了頓，我說：「我一定找不到。」

我決定去應徵那份工作。我決定不問底細，去了再說。

第二天，仍然下雨。

我不敢撐那把名貴雨傘去，拿了把縮骨傘，想去搭電車或巴士。

巴士站司機說：「這地址，祇有叫輛的士去，巴士都不到，別說電車了。」

於是我截了架的士，車子在大雨中迅速向前，越馳越快，越馳越遠。

看見車子已馳出市區，馳向郊外，心中不由大驚。

這是什麼玩笑？這樣遙遠的路程，這一筆的士費還得了？

車子沿海的山路邊左彎右繞，看着車前的收費錶的數目一直向上跳，祇覺心驚肉跳。

「這是什麼地方？到了沒有？怎麼會這樣遠？」我向前面的司機高呼。

「豪灣八十八號，妳都不知道？」司機向我說：「要繞過整個海灣才到！快到了，看見

前面的私家路沒有？」

陰 我向前一望，雨幕中隱隱約約出現一條私家路。這條路自下向上，彎曲傾斜，原來屋子

是建在山坡上的！

「那是洗公館！」司機在倒後鏡內瞥視我：「妳去做什麼？」

「去應徵。」

「應徵什麼？」

「當女傭。」

「這還差不多。我知道妳絕對不是住在這屋子裡的人。」車子向斜路上飛馳：「洗公館裡住的，不會是妳這樣的人。」

我有點忐忑不安。正想追問，車子已從濃蔭密佈的路面，直馳到山坡頂。

我的視線向前一望，斗然屏息！

一道巨型的雕花鐵門擋在路前，透過縫隙，我見到裡面一大片的園子。

園地盡頭，是一幢隱隱約約在雨幕中浮現的巨宅！雨幕忽淡忽濃，那幢巨宅，忽隱忽現！

我從未見過如此巨大雄偉的屋子，它靜伏在遠處，有如一頭沉睡着的巨獸！

狂雨中，天色越來越暗。司機將車子停下，跟我說：「豪灣八十八號，洗禮常的公館。」